

# 長征回憶

——从中央苏区到陕北革命根据地

戴鏡元 著

北京出版社

長征回憶

51  
76.4

# 長征回憶

北京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这本革命斗争回忆录，是作者根据参加长征的回忆写成的。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作者在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电台工作，长征中，作者也一直是做这个工作。这本书叙述了作者在长征途中的亲身经历，同时比较全面地叙述了整个长征的过程。可以作为一种革命斗争回忆录读，也可以供学习现代革命史的同志参考。

### 长 征 回 忆

——从中央苏区到陕北革命根据地

戴 镜 元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 印张：3 5/16 · 插页：2 · 字数：73,000

1960年3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4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统一书号：10071·560

定价：(6)0.34元

## 目 录

一、 暫別了，可爱的中央苏区.....	1
二、 打碎敌人烏龟壳，突破四道封鎖綫.....	19
三、 在桂湘黔边苗僮民族地区.....	23
四、 四渡赤水，二占遵义.....	30
五、 巧渡金沙江.....	43
六、 通过彝族区，搶渡大渡河.....	52
七、 翻越大雪山；进入藏民区.....	65
八、 跨过水草地，突襲腊子口.....	75
九、 从甘肃岷县到陝北革命根据地.....	84
十、 伟大长征胜利結束，新的任务开始.....	97
后 記 .....	103

## 一、暫別了，可愛的中央蘇區

中央蘇區，這是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江西、福建的廣大工农群眾和革命戰士用血和肉建立起來的革命根據地。

國民黨反動派從一九三〇年底到一九三三年冬，對中央蘇區先後發動了五次“圍剿”。前四次是採取“分進合擊”、“步步為營，穩扎穩打”、“長驅直入”等辦法，企圖圍歼我軍於革命根據地。當時我軍遵循着毛主席的正確的軍事路線，根據敵強我弱、敵大我小的形勢，採取了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人有生力量、高度靈活機動的游擊性運動戰，以“積極防禦”、“誘敵深入”和“各個歼敵”的戰略戰術，粉碎了敵人的四次“圍剿”，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敵人經過了四次“圍剿”的失敗，知道再“長驅直入”是不行了，因此在第五次“圍剿”里，他們就動用了一百萬的兵力、兩百多架飛機（直接向中央蘇區進攻的敵人是五十萬，飛機一百架），並請來了法西斯德國的軍事顧問，採取了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企圖以他們的優勢兵力，把紅軍壓縮在小範圍里消滅。由於當時“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的領導，完全否定了毛主席的正確的軍事路線、建軍和作戰原則，排斥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的領導。在“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的軍事指揮下，使勞區越打越小，使紅軍遭受了重大的傷亡，因而

不能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左”倾机会主义者  
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由开始作战时的冒险主义到防御  
中的保守主义——“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  
罐罐罐罐”、“不丧失苏区一寸地”、“两个拳头打人”、“六路分  
兵”、“全线出击”、“分兵把口”、“单纯防御”、“短促突击”、  
“持久战”、“阵地战”、“正规战”；最后变为退却逃跑主  
义，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仓促转移，实行大规模搬家。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下午五点钟光景，我们从瑞金出发，  
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每天多则走六十里，少则走三十里，  
经过麻田、宽田、岭背、古田、雩都、新坡、麻溪圩等地，整  
整走了九天。于十月十八日到达合头村。合头村是苏区的边沿  
村，白军经常来村里抢掠。老乡看见中央红军来到，都非常高  
兴。我们在合头村休息了两天，利用这个时间修理草鞋、领米  
袋和背粮食。党、团支部也抓紧时间开会动员，作进入白区的  
各项准备工作。

第二天就要进入白区了，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激动。当晚  
司号员吹过熄灯号以后，除值班工作的同志外，大家都睡得比  
较早。我躺在床上，翻来复去总是睡不着，脑海里的思潮有如  
长江大浪，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对中央苏区的依恋，使我的  
心久久不能平静，以往的许多事情，瞬间都涌上了心头。

我是在中央苏区闽西永定县土地革命暴动时期参加革命的。  
一九二八年三月四日，在龙岩县白土区爆发了闽西最早的土地  
革命暴动。接着，五月初，我们永定金丰区的陈东坑、岭  
头、歧岭、上湖雷等地区，在卢肇西等同志领导下也暴动起来  
了。驻在永定县城的国民党张贞部队，慌慌张张，连忙派部队  
来金丰镇压。五月中旬，张鼎丞同志担任总指挥，亲自领导了

永定的溪南区人民大暴动。这是閩西第一次規模最大的农民暴动，参加暴动的群众有四千多人。当时我們沒有枪炮，就用土枪、土炮、梭标、刀矛等作武器。我們趁永定县城敌人力量比較薄弱的时候，攻进了县城。后来敌人又从金丰回来了。当时由于我們的武器太差，又沒有战斗经验，就主动退出城来，在城外把国民党部队包围了三天。敌人的兵力不断地增加，我們就轉移到山里打游击。我們走后，敌人馬上对发生暴动的村庄实行残酷的洗劫，对参加暴动的农民进行血腥的屠杀。我們游击队和革命工作人員，当时处境也很困难：沒有飯吃，就吃野果野菜；沒有鞋穿，就赤脚爬山走路；沒有被子盖，就几个人合伙盖一条破被单；沒有雨伞、斗笠，就任雨淋日晒。夜晚露宿在深山密林里，敌人还经常来搜山、烧山。可是誰也沒有被这些困难吓倒，大家坚定地进行着革命斗争，和基本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坚信我們的革命一定会胜利，紅旗一定会插遍全中国！

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間，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亲自带着紅四軍来到閩西。三月初，在长汀消灭了閩西軍閥郭凤鳴旅三千多人，活捉了旅长郭凤鳴。五月，在上杭白砂消灭了卢新銘一个团，又消灭了张貞部队的一部分。接着，在龙岩，又把陈国輝的三千多人全部消灭掉。这样，閩西的局面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閩西的土地革命运动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閩西广大地区，共有十一个县、約二百万人口，其中就有八十万人口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张鼎丞同志、邓子恢同志就是当时永定和龙岩两县的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閩西各县的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到处都高举土地革命的紅旗，进行农村大革命，到处都唱起农村大暴动的歌子：“我們大家来暴动，消

灭恶地主，农村大革命！打土豪，除劣绅，一个不留情！建立苏维埃，工农来专政。实行共产制，人类庆大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一定要成功。”

随着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党的组织，共青团、赤卫队和少先队的组织，也都象雨后春笋般地建立和发展起来。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在参加农村土地革命、参加红军和其它对敌斗争中，都充分地发挥了党的最忠实可靠和最有力的助手作用。当时有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赤卫队员和少先队员在对敌斗争中光荣地牺牲了。他们在党的领导、哺育和教育下，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壮丽的青春！

记得在一九三〇年初，我到永定合溪区的一个村子里检查少先队、赤卫队的组织训练情况和扩大红军、慰劳红军的工作，恰好遇见敌人来袭击，这个村子里的共青团支部书记，就在这次牺牲了。她的坚贞不屈、英勇牺牲的英雄形象，使人念念不忘！

这个村子是个边沿地区，村子不大，只有二十来户人家。村子前后都是山，村前有一道溪水，水上有独木桥。前面隔山就是白区的一个大据点，驻有白匪民团，相距不过十几里，斗争很频繁，因此村里的群众、赤卫队和少先队都驻在村后山上。那天下午，我到了村子里，找到了乡苏维埃主席和共青团支部书记，商量好准备第二天召开群众大会，进一步发动群众。那位共青团支部书记是一个十七八岁、活泼热情而又豪爽的姑娘，是一位意志刚强的好同志，她在乡里工作得很出色，接受上级任务非常坚决，从来不怕敌人的抢劫骚扰，不怕任何艰苦困难，很受团员和青年的尊崇。



乡苏维埃政府设在村中祠堂里；前门外就是那座桥，后门靠山，有了敌情，就从后门转移。当晚我和乡主席就住在祠堂里。第二天天刚亮，团支部书记从家里来到了祠堂，我们一同商量大会怎样进行。还没有谈上几句话，突然听到前面响起了枪声，推门一看，发现对面山下和桥边有两百多个民团土匪贼头贼脑地溜了过来。原来这班土匪得到有人来到村子里的消息，想来捉人。敌人趁天还没有亮、浓雾弥漫、对面见不到人的时候，绕过我们的哨岗，从半山腰插了过来，所以我们没有发觉。敌人很心虚，一到村头就先胡乱放枪壮胆。看到村子里没有武装，就气势汹汹地朝着祠堂跑过来，大喊“捉共匪，捉活的”。好在祠堂面前有条很深的小溪，敌人只能从独木桥上一个一个地通过。这时团支部书记想到家里还有个老妈妈，一定要跑回家把老妈妈带走，我们拦也拦不住，她一下就冲出前门去。

她刚冲出不久，敌人就到了祠堂门口。我和乡苏维埃主席急忙从后门往山上跑。山坡上面是一层层的梯田，没有路，田边长满了荆棘和青菌草，把我们的手脚和衣服都挂破了。敌人在后面紧追，边追边鸣枪，大喊“捉活的”。在对面山腰上的敌人，也向我们开枪，子弹嗖嗖地从身边擦过，打得泥巴溅了我满脸满身。我当时没有带武器，只有拼命跑。跑脱是我的，跑不脱是你的。我正跑得气不接下气，眼看就要被敌人追上了，幸亏一群鸭子牵制住了敌人，我们才得跑脱。原来在一块梯田里有一群鸭子，它们在清晨刚吃饱了肚子，三三两两地在梯田里蹒跚地游着，有的蹲在田埂上歇息。追在前面的几个土匪，一看到雪白肥嫩的鸭子，就贼性大发，纷纷弯着腰去捉鸭子，鸭子看见有人来捉，就从上一梯田飞到下一梯田，贼匪也

跟着往下赶，竟忘记了在他们前面还跑着我们两个人。虽然后面还有五、六个土匪追着我们死不放松，可是经这一乱，拉下了一段距离，我们又加了一把劲，就跑到山顶上去了。这时正好有三、四十个赤卫队员和少先队员从山后赶来，朝着敌人放了几枪，敌人就停了下来，我们由于力量单薄，也没有再打下去。敌人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跑了，想追又不敢追，只好气虎虎地仰起脖子傻望着。

不久，区里游击大队一百多人也赶到了。游击大队把这班土匪打得蒙头转向，回头就跑，敌人从老乡家里抢去的鸡鸭猪牛、衣服布头和日用家具等等，丢满山野。我们一边打土匪，一边寻找团支部书记。敌人打跑了，可是团支部书记却再也找不着了。

我们焦急地四处打听，想法营救她，但是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后来才知道：那天早上她刚到家，就被敌人追上了。她的妈妈为了救女儿，被敌人打死。团支部书记被俘后，敌人严刑拷打，逼她口供，可是这位钢铁般坚强的女战士，在凶恶的敌人面前，丝毫不动摇、不畏缩，没有透露半点消息。敌人没有办法对付她，准备把她押送到他们的上级机关去。在解押途中，这位英雄的女战士，跳崖自尽了。这位女战士的牺牲，更加激起了工农群众的阶级仇恨！

一九三二年秋，我在中共连城县委担任团县委书记。有一天，敌人突然向连城发动了进攻。当时敌人离县城只有二、三十里，中共连城县委书记李明光同志指示我，立即带几个同志到附近乡村发动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当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志离开了县城，不料第二天拂晓时，两千多个敌人就把县委会包围了。县委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县游击大队、赤卫队、

少先队员和革命干部一共两百多人，都被围在城里。当时敌众我寡，十分悬殊，而我们的武器又很差。但是同志们用钢铁般的革命意志，顽强抵抗，和敌人激战了整整一天。子弹和手榴弹都打光了，就和敌人作激烈的肉搏，直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一次的战斗，除了县委军事部长和少数同志突围冲出以外，李明光同志和其他未突围的同志全部壮烈牺牲了。敌人虽然暂时占领了县城，但十分惧怕我军反击，当晚就仓皇退出。第二天清早我们回到县城，怀着悲愤和哀恸的心情，把烈士们的遗体埋葬了以后，就转移到虎忙岭、云霄山，在连城、童坊、四堡一带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以完成烈士们未竟的革命事业。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苏区人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赤卫队员和少先队员，就这样在党的领导下，在极端残酷的阶级斗争里，受到了严格的锻炼，迅速地成长起来。

苏区的人民，在毛主席人民战争的伟大军事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武装起来，实行了人民武装和地方部队、主力部队的三结合，以武装的人民，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他们对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当时各村各乡都建立了工农的武装组织，二十五岁到四十五岁的青壮年组成了赤卫队，十五岁到二十四岁的青年组成了少年先锋队，这是一种群众性的不脱离生产的军事化组织，归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领导。他们的武器很差，只有一部分步枪，大多数是土枪、鸟枪、梭标、大刀等等，但是他们担负着保卫和巩固苏区、参军参战、站岗、放哨、查路条、防奸反特、捉土豪、打击敌人的骚扰、保种保收等任务，还积

极参加政治、文化学习和軍事、体育訓練。他們一手拿武器，一手拿鋤头，武装斗争和生产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苏区的赤卫队和少先队，遵循着毛主席所教导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著名的游击战争的战术原则，配合了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在保卫、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苏区的人民，还纷纷把自己的子弟送去参加红军，保卫苏区。父母送儿、妻子送郎的热烈场面，是屡见不鲜的。苏区的赤卫队、少先队和广大青壮年的参军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模范少先队和赤卫队，还整连整营甚至整团地参加了红军。一九三三年九月成立了少共国际师，这是由苏区一万多名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所组成的。他们愉快地离别家乡，唱着“武装上前线”的歌曲，迈步走向斗争的最前线：“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我们少年先锋队，英勇武装上前线。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嗨，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坚决与敌决死战！”

苏区的儿童团，也经常帮助少先队放哨、站岗、盘查行人，年纪较大的（十四、五岁的）还争着要当红军。他们经常唱着这首歌：“准备好了嗎？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将来的主人一定是我们。噠嗒嗒噠嗒，噠嗒嗒嗒！”

每当红军新战士上前线的时候，乡苏维埃政府就召开全乡群众大会，热烈欢送。少年儿童列队欢唱：“鼓声冬冬，红旗飘飘，战士们好威武！我们在此立正敬礼，唱歌来欢送。祝你们前方去，粉碎敌人高举‘围攻’！祝你们前方去，粉碎敌人高举‘围攻’！瞄准了放，放！放！放！勇敢的冲，冲！冲！冲！杀敌人，杀！杀！杀！革命胜利乐融融！”

苏区的工人同志们，在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当时是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委员长）的直接领导、关怀和教育下，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苏区的工人在参军、生产和对敌斗争中，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高度阶级觉悟，处处起着模范带头作用。在少奇同志直接的指示和支持下，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在瑞金成立了一支全部由工人组成的“工人师”，光荣地被命名为“中央警卫师”。“工人师”的成立，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气魄和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他们坚决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斗争过程中，敌人对苏区不仅在军事上大举“围攻”，还在经济上实行严密的封锁。苏区的物资很缺乏，特别是缺乏粮食和食盐，生活很艰苦。可是苏区的人民和我们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忍苦茹辛，坚持革命斗争。我们在瑞金中央军委后方军事机关工作的同志，为了保证前方战士的供应，也为了和苏区人民共同克服困难，都严格地按定量吃饭，每天每人只吃到十二两粮食。煮饭时怕把米粒浪费掉了，每人按定量把米粒装在一个用草织成的袋子里煮，这叫做“包子饭”。有时候每天只有八两米，连“包子饭”也吃不上，一天只吃两顿稀稀的菜粥。我们又经常吃不到食盐，半年多来没有尝到盐味。在“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口号下，我们熬出来的带苦味的硝盐，都全部供给前方。布匹也很缺，我们在后方机关工作的同志，三年穿一套棉衣，二年穿一套单衣，穿破烂了还是打着补丁再穿。从首长到战士，都是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并且上下一齐动手种菜、养猪、砍柴，改善伙食。有时候剩下来一、二角钱的“伙食尾巴”，大家也舍不得花，都拿来交党费或者交到“互济会”里去。环境虽然是这样困难，

可是苏区的人民和我們紧密地連結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

我們也把苏区人民的困难，看做自己的困难，总是千方百计地設法帮助群众去解决。我們在部队里的共青团員和广大青年，都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我們在江西瑞金每星期六都帮助紅軍家屬和缺乏劳动力的老人耕田、干活。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当时在沙洲坝、烏石壩，也经常帮助村里的老乡們車水、插秧和从事其他田間劳动。苏区的少年儿童（还有青年、妇女）也经常帮助紅軍家屬砍柴、挑水；他們一边做活，一边歌唱：“我們都是少年，帮助紅軍家屬砍柴，鼓励紅軍哥哥，仗仗打胜来！我們发动群众，帮助紅軍家屬耕种，鼓励紅軍哥哥，杀敌更英勇！”

苏区群众对紅軍的支援，也是全力以赴，苏区的軍民关系象魚和水一样地密不可分。紅軍行軍作战，群众就自动組織起来抬担架和运送物資。前方下来的彩号，沿路都有妇女儿童喂飯、喂水，十分亲切周到。苏区的妇女还組織了輸送队、看护队、縫衣队、洗衣队、宣传队等等来为紅軍服务。当我們紅軍打仗回来，群众就老远地来欢迎，妇女們热情地打招呼：“紅軍哥哥回来了！”在行軍路上，每个村口，群众都备好了茶水，有的老婆婆还把煮熟了的鸡蛋硬塞在战士的衣袋里。打了胜仗，我們高兴，群众更欢天喜地，开会庆祝，杀鸡宰猪，热烈慰劳。部队轉移，群众都帮助我们运送，带不走的東西，他們就很好地隐藏起来，实行坚壁清野，不让敌人吃到一粒粮食，搶到一点东西。苏区的人民和我們真正是心連心，同呼吸，共脉搏。这样可爱的人民，一旦要离别，怎能不依恋呢！

想到留在苏区工作的同志們，更是使人难忘。我在苏区，是在中央軍委总司令部电台工作。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电台的

同志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随中央軍委上前方出苏区，另一部分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当时中央軍委的代号叫做“紅星纵队”，我們編在纵队的第四分队。第四分队又分为前后两个梯队，交替进行工作，交替前进，要保证一天二十四小时工作不間断。在出发之前，虽然在广大指战員和工作人員中都沒有进行深入的政治思想动員，只是說要上前线，打到白区去；可是我們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不是一次短距离、短时期的行动。留在后方的同志和上前方的同志，都想在分別之前为对方作点什么，留下一点紀念的东西。当时食盐很缺，中央軍委为了照顾上前方的同志，每人发給五錢食盐，我們就把这五錢食盐拿出来，留給在后方的同志。我們又从自己种的菜地里搞了一些蔬菜，好好地吃了一頓有盐的菜。飯后，留在后方的同志主动給我們后梯队同志代班，好讓我們在出发之前，多睡几个小时。我們出发了，他們又送了很远的路程。这些兄弟般的同志，如今要分手了；我們走后，他們的工作将更加艰苦。但是我們都知道，不管我們离开得多么远，不管我們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我們对革命的一顆赤誠的心，却永远紧紧地連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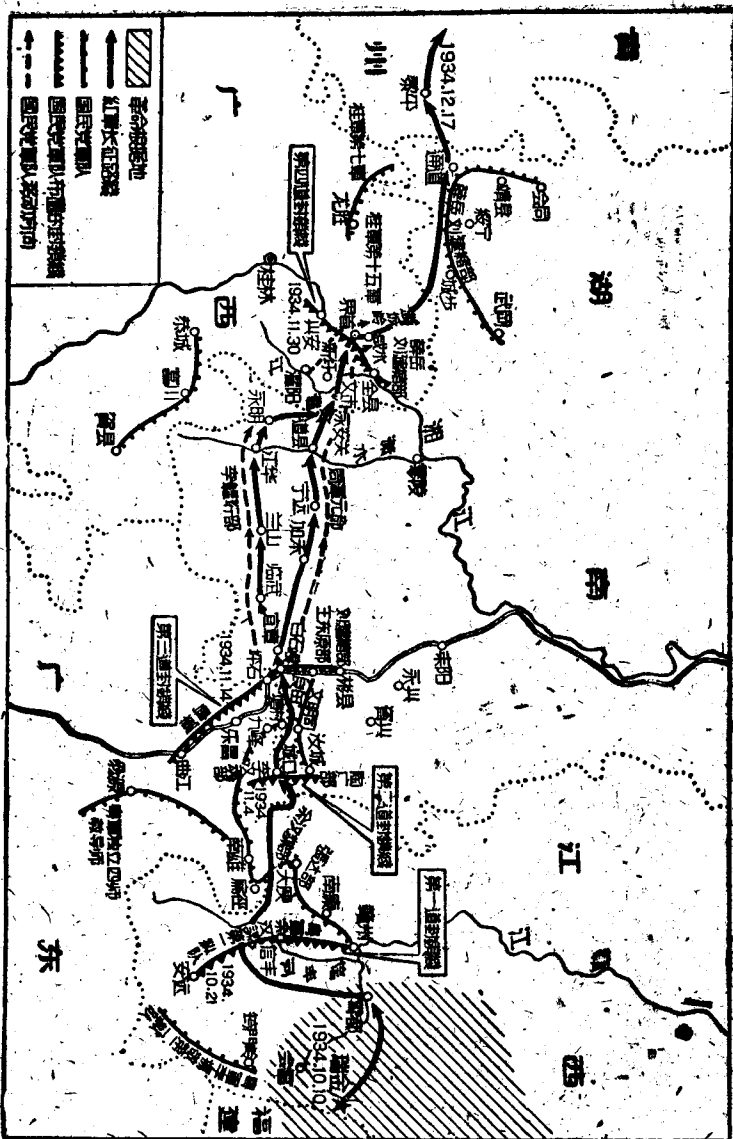
別了，可爱的苏区！別了，亲爱的同志們和乡亲们！我們就要离別苏区打到白区去了。可是苏区是我們的，我們一定还会回来。

## 二、打碎敌人烏龟壳，突破四道封鎖綫

“左”傾机会主义者沒有能够利用紅軍由內綫作战轉到外綫作战的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是带着罈罈罐罐、笨重的机器和輻重物資，沿着贛、粵、湘、桂边境的羊腸小道退却逃跑。蔣介石利用現代交通工具，沿着大道公路迅速集結兵力，竭力拦阻。他一方面命令广东軍閥陈济棠、湖南軍閥何健，广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等全力堵击；另一方面急調自己的嫡系部队薛岳、周渾元两个纵队拚命尾追——共調用了四十多万的兵力、几十架飞机，企图用围追堵截的办法来消灭我們。

敌人在贛南从信丰河起，沿着贛州到广东南雄，以及从信丰到安远之間的公路，依靠着山巒重叠的五岭山脉做屏障，修筑了許多碉堡群，布置了第一道封鎖綫。这道封鎖綫的守敌是广东軍閥余汉謀的第一纵队（第一軍），在信丰和安远之間駐有三个师（第一、二师及独立第三师），在贛州到南康之間駐有张达部队。此外，广东軍閥又怕我軍从瑞金经会昌南下插入广东，急調第二纵队李揚敬部駐守在会昌一带，并派黃延楨坐鎮筠門岭。我們走的是信丰和安远之間地区。这里守敌虽有三师之众，但我軍指战員英勇无敌，刚一接触，敌人就仓皇逃窜。我前鋒一、三軍团在十月二十一日就占領了白石圩、古陂





附图一：突破四道封锁线